

熊伟校友访谈（1979级）

受访者 1983年毕业后入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记者、主持和翻译工作。1993年至1996年任职于国际台驻巴黎记者站；2007年获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首席播音员的称号，同年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2011年被选为石景山区人大代表。现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法语首席播音员。

采访者 张清硕

您1983年毕业于北外法语系，您的记忆里80年代的北外法语学院是一副怎样的光景呢？学生时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那是41年前了，我1979年入校。那时学校没有现在这么多绿树和鲜花，图书馆也没有现在这样高级漂亮，体育场地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设施。教室比较小，一个班十几个学生，每个教室里配备一台开盘式录音机。宿舍是一个屋4个人，我们女生宿舍在5号楼，楼前对着大操场。夏天时周末操场上放电影，同学们拿着凳子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看电影。那个时候交际舞方兴未艾，我们这些不爱去图书馆的同学经常是在教室里放上音乐，跟着“有经验”的同学学跳三四步，校学生会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们79级和78级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78级的同学勤奋好学，白天晚上教室里都是安安静静的，大家都在看书学习；而79级的同学活泼好动，教室里经常是莺歌燕舞，好不热闹（因为太吵，遭到嫌弃）。但是逢年过节要演节目或是举办体育比赛，那我们79级可是主力军！记得那年号称世纪大战的排球赛是法语系和英语系争夺冠亚军，队员们奋力拼搏，我们啦啦队（自发的）也毫不示弱，敲鼓的、吹号的、叫喊的声音震耳欲聋，最后法语系夺得冠军！球队队员们是很辛苦，而啦啦队吹号的同学第二天嘴肿得老高，嗓子也喊哑了！就是那个排球场在冬天不能打排球了，学校就把球场的地上泼水冻冰后变成了滑冰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滑冰场学会了滑冰！

您为什么选择北外法语系呢？之后又如何选择了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工作呢？您如何理解“分配”一词？

当时就想学外语（我非常喜欢英语），其实当年高考的分数可以报北大，但是我认为要学外语的话北外是最好的学校，就报了北外。但是年幼无知，报志愿时也不和家长老师商量，就以为外语就是英语，不知道还有其他语系，第一志愿就报的是北外外语系，以为外语系就是英语系！阴差阳错地分到了法语系，刚开始学的时候很抵触，觉得法语不好听，说起来又拗口，很长一段时间就连26个字母都还按照英语发音，后来慢慢渐入佳境，越来越喜欢法语，老师同学都夸我语音语调好听，才逐渐有了自信。

大二时，当时的班主任张一德老师说我们国家有个电台叫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用外语播节目，我语音语调比较好可以去那里当法语播音员。当时也没多想。我在中学时就是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那可是实打实的直播呀，机器一开，拿稿子就念（有一次笑场，怎么也收不住，把老师气坏了！）。毕业时国际台法语部的老师真来学校招人了！系里老师推荐了七八个同学，国际台的老师让我们每人念了段法语，老师录音后拿回去和中外专家们讨论再做决定。那时候有毕业分配一说，学校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分配名额公布给毕业生，我们可以填3个志愿。当时我就一门心思想去国际台当播音员，别的单位都没有考虑（也不知道给自己留个后路，万一呢！）所幸的是国际台录取了我，我觉得我很幸运，一毕业就找到了喜欢的工作。

当时的分配制有利有弊吧。有利的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找工作，当时我们几乎没有实习，接触社会的机会少，所以没有资源更没有人脉。不利的是分配的工作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你填的志愿分配，但有冲突的情况下就有所变动。当时改革开放没几年，机会不是很多，尤其是想和自己所学的法语专业有关系的工作不是很多。有的同学不得不改行，用不上法语专业。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语言本来就是工具，有的同学在其他领域做出了优异成绩，可喜可贺！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时，您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是如何克服的呢？您取得过像“金话筒奖”“广播播音员一等奖”这样许多优秀的业绩，您工作一定非常努力，您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我很高兴能到国际台工作。可是一到了单位傻眼了：国际台法语部的前辈个个法语都很厉害，有归国华侨，有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华裔，有法国留学数年的高才生，有从小就在外语学校学法语的法语高手，我就在大学学了4年法语，相形见绌！而且大家都很忙，新来的大学生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业务上自己学，没有专门的人带你教你。当时年轻人少，没有翻译培训、播音培训，别说出国留学，就是外出陪个团都得从前辈开始轮，轮到我的机会渺茫。一切自己学，从打字开始学起。那时没有电脑，翻译稿子全靠手动打字机。学翻新闻稿，翻专题稿，学播音，学录音，学制作，学采访，因为录音员不懂外语，操作起来不方便，所有的录音员技术员撤销，都由我们自己制作。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翻译、播音、记者、制作节目（混音、剪辑、配乐、配音、片头片尾等等），倒是全方位地锻炼

了自己。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虚心学习虚心求教，少说多做。每天拿个法语稿子在楼道尽头朗读（怕打扰别人），觉得可以进机房了就录音后让专家们听，他们满意通过了才可以正式作为播音员录节目。作为记者要外出采访，要与不同的人打交道，最后要想尽一切办法采访到要采访的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抢到提问的机会。记得1988年我和同事去非洲采访，计划采访毛里塔尼亚、多哥和科特迪瓦三个国家的总统或部长。到了毛里塔尼亚惊呆了：当时这个国家正在闹蝗灾，下了飞机开车前往住处的路上蝗虫铺天盖地地朝我们的车飞过来，霎时车窗上洒满了蝗虫的血肉（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下了车走在路上，蝗虫就往我们身上跳，我们也跟着跳，为了躲避它们。路边的矮树丛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叶，走近一看已经密密麻麻布满了蝗虫！路边的羊没的可吃，饿得吃起了地上的塑料袋！当时很多国家援助毛里塔尼亚抗灾，中国也提供了很多抗灾物资。我们去采访国际抗灾会议，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一起商讨怎样抗击蝗虫灾害，蝗虫就在会议室里飞来飞去，好似在示威。我们还去了离首都不太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那里没有蝗虫，但也没有人烟。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心里莫名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采访到了毛里塔尼亚总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这次非洲之行是一次历练，终身难忘。作为记者，肯定会遇到突发事件或是重大事件，我们还有在危险地区的常驻记者，在中东、阿富汗等地，可以说是出生入死，但是记者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认真地努力地完成好每一项工作，其他都置之度外。作为一名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和业务水平，勇于吃苦，勇于实践。我工作的动力首先来源于我的热爱，前面说了，我非常幸运，我喜欢播音，喜欢法语，而我的工作就是用法语播音，我太喜欢我的工作！尽管当时条件不如人意，待遇也不如其他台好，在国内也不会有名气（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但是我喜欢。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要干就一定要干好！我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丢三落四的，但是在工作中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百分之百的认真。虽然中途有犹豫的时候，别的单位也发来了调函，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还是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也经常想到那些听众的来信。我们也去过法国和非洲国家与听众见面，去摩洛哥时由于没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听众见面会，临走时几个小伙子特意跑到机场与我们见面；在北京也组织过几场听众联谊会，他们愿意了解中国，喜欢中国文化，想了解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节目就像连接世界的空中桥梁，我们的宗旨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

报道世界，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甘心情愿的态度，全力以赴去做每一件事，结果自然会让您意外惊喜。

您的学生生涯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和习惯，给您的法语学习和此后的工作生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我很惭愧的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太用功学习，我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背些法语的诗和文章，多读些法文的书。其实无非是多读、多听、多背、多写、多记。“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在看书看文章时遇到的单词短语和好句子赶紧记下来。另外好的词组记在单词卡片上，携带方便，没事时拿出来背一背，记单词不要孤立地记，最好记词组。这样在翻译稿子的时候有很多词汇量可以选择。多看外文原文，多掌握法国人的表达方式，避免中国式的法语。不能按照中文生硬地翻译。比如中国的“说曹操曹操就到”，法语里没有曹操，但是有相应的proverbe，“Quand on parle du loup, on en voit la queue.”。中文的“众口难调，各有所好”，“Des goûts et des couleurs, il ne faut pas discuter.”。中文说“抽二手烟”，法语就不能说fumer une cigarette de seconde main，而是le tabagisme passif。中文的“双重标准”，一听有“双重”就马上想到double，有人用double critère，但是我觉得Deux poids deux mesures更地道。在播音方面，多听、多模仿、多朗读。我们没有学过播音专业，一切靠自己学去练，像一些绕口令和发音练习是要经常念的，就像一个舞者每天都要练功一样。哪里有什么老天的眷顾，所谓的幸运和成功都源自你自身的努力和付出。当然还要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短板，明白自己适合做什么，扬长避短，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比如我知道我的模仿能力比较强，我喜欢唱歌，嗓音比较好，语音语调比较好，比较适合做法语播音员，我也非常喜欢做播音主持，所以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工作。

作为从北外走出去的媒体人，您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在这一领域，您觉得还可以做哪些工作？您对有志于此的法语学院同学有何建议？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加强文化自信，已成为新时代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举措。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提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是我们每个媒体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具体到我们做的节目，从文化到经济到旅游到新闻，从方方面面介绍中国，但是要了解受众到底想要听什么内容的节目，避免空洞的说教，比如我们做了很多关于脱贫的节目，还有怎样抗击疫情的节目，到实地采访第一手资料，都是真实生动的故事和人物。要知己知彼，了解受众的审美、习惯、心理等，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我们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过硬的业务能力，除了提高法语，还要多看书，多了解对象国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还要广交朋友，经常与他们沟通，在聊天的过程中聊聊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人情。有一位法国朋友弗朗索瓦被外研社请到北京来编字典，他也是我们的听众，很喜欢我主持的学中文节目。我请他和夫人到我家做客，和我的先生孩子一起吃饭聊天，夫妇俩很高兴。我们后来去巴黎举办听众见面会，他们住在巴黎郊区很远的地方，但是也赶来和我们见面。他们有三个孙子一个孙女，他们给四个子孙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中国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的光盘：《红楼梦》送给唯一的孙女，《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分别送给三个孙子。弗朗索瓦高兴地告诉我在北京的时候还买到了孙悟空的金箍棒和面具，他的孙子很喜欢！有这样的听众也是我们努力做好节目的动力！

作为一名媒体人除了提高自身的素养和业务水平外，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的工作经常是节假日都要上班，还要上晚班。驻外记者远离亲人，有的还是危险地区。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多参加课外活动，主动承担一些社会工作。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经常在学校主持大会，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所以工作后在大众面前敢于说话，不怯场。我们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法语好，中文更要好！因为要写中文通稿，特别是驻外记者要写中文的新闻稿和专稿或评论。既能播音主持，又能翻译写文章，既能外出采访，又能剪辑制作，既能拍视频，又能做编辑。总之，技不压身，业务过硬，才能游刃有余。

在生活中，您多才多艺。前段时间您也和法语地区的名人共同演唱了法语版《天使的身影》。不知您是如何培养自己的兴趣的？

过奖了，多才多艺不敢当。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听音乐，如果不参加高考，也许就去做艺人了，哈哈，开个玩笑。不过当时真有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念头，也想去参军当个文艺兵。我们小时候没有兴趣班，我爱画画，也不知道去哪

里学，否则我可以学室内设计专业。小时候家长都忙，孩子又多，基本上是放羊式管教，我们的兴趣爱好基本被忽视。我在学校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唱歌、唱样板戏（现代京剧）、诗朗诵、演话剧，在单位参加合唱团、乒乓球赛、排球比赛。我喜欢学英语，当时家里有个特大的收音机，可以听短波，我用来听BBC的英语教学节目。被选为英语课代表，英语老师说我的语音语调比他好，索性让我替他带大家朗读英语课文，我学英语就更带劲儿了！我的兴趣都是我的爱好，没有刻意培养，不过唱歌的确对播音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可以学会怎样发声，怎样用嗓，怎样调节呼吸，怎样控制节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爱好产生兴趣，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勉强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一旦认定的事情就要坚持，就要努力做到最好。

寄语

时光飞逝，我从北外毕业，在国际台工作已经37年了！回忆往事，除了感慨就是感恩，感恩北外的老师教会我知识，培育我成长；感恩国际台给了我机会，给了我荣誉。感恩老师的教导，感恩同学的情谊，感恩，无论何时心系母校，感恩，美好回忆不会忘记。祝北外法语学院70周年生日快乐！愿法语学院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越来越好！我为自己是北外人而骄傲，为自己是法语学院人而自豪！我特别喜欢这几句话：热爱是一种力量，坚持是一种品格，认真是一种态度，努力是一种习惯。学无止境。终身成长的年代，必须终身学习。快乐生活，认真工作，真诚待人。与同学们共勉！

P.S. 我们现在三台合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称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欢迎有识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